

蠟像大師 天天和偉人面對面

當2008年北京奧運大幕的拉開，百年奧運的八位奧會主席也在北京歡聚一堂，笑吟吟地端坐在雕花包金硬木龍椅上……這種穿越時空的場景原本只能在科幻小說中見到，如今卻變成了現實。而創造出這次“歷史性聚會”的“魔術師”，就是我國蠟像製作大師——爾寶瑞。

獻給奧運的禮物

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夕，記者來到爾寶瑞位於天津大寺開發區的蠟像工作室。據爾寶瑞介紹，為迎接奧運而做這組蠟像叫做《重生·永恆》，從接手到完工，花了差不多5個月，而歐洲專業蠟像館的同行們，每製作一尊蠟像至少需要半年時間。

“每個人都要高度神似，又要表現人物的風采和複雜的人格特徵，真是不容易。”上網、泡圖書館、調閱錄影帶……爾寶瑞調動了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資源，完成了這個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第一任主席，希臘的維凱拉斯，我查遍互聯網，只找到他僅有的一張側面的黑白照片，圖元還特別低。他的身高是多少？皮膚和眼球的顏色各是什麼？習慣姿態又是什麼？都無從知曉。最後只好根據解剖學，通過側面來推斷正面，同時分析歐洲人的比例與行為習慣來製作他的身體。還有現任主席羅格，他比剛上任時消瘦了許多，我們是該比照他現在模樣進行創作，還是該將蠟像恢復成他初上任時的樣子……”一系列的問號，將爾寶瑞的腦子塞得滿滿的，每天早早起床，便一頭紮進工作間直至深夜。

讓爾寶瑞欣慰的是，那麼多天的汗水總算沒有白費。“在看過設計草案和我以往的一系列作品後，國際奧會同意讓《重生·永恆》北京奧運會期間，在奧林匹克美術大會上亮相，之後再將它送往國內外58座城市進行巡迴展出，最後，這組蠟像會永久保留在洛桑的奧林匹克博物館中。”

超越歐洲同行

時光倒退幾十年，爾寶瑞說，他曾經的夢想只是畫畫。

爾寶瑞1950年生於天津。他從小便隨老師學畫，但由於受到家庭問題的“牽連”，心儀已久的藝術院校與他無緣不說，連他本人也被打成了反革命。

18歲時，爾寶瑞被分配到內蒙古通遼縣的一個小村子接受“再教育”。那是一個“與藝術無關”的地方，到處是茫茫的沙海。他當過小學教師、中學教師，間或，他還會幫生產隊畫地圖、規劃圖。

1969年冬，為了抓緊一切時間練習書畫，爾寶瑞決定留在公社過年，並給老鄉們畫像。在這個遠離縣城的小村子，許多老鄉從來沒照過像，他們爭先恐後地將爾寶瑞請到家裡去。老鄉們不會坐得端端正正等人來畫，一會兒嘍

嗑，一會兒抽煙。沒辦法，爾寶瑞只好用記憶“抓拍”老鄉們最生動的表情，然後一點點試圖將他們還原到紙上。畫完了，老鄉們會忍不住驚訝：“哎呀，這不是從臉上扒下來的嘛！”

文革後，爾寶瑞抱著嘗試一試的心態報考了一所大學。1991年在長春美院工作了十年後，他又調任天津美術學院當教師。1992年，他的命運再次出現了轉機——為了開發旅遊業，河北省清東陵文物處打算製作一系列清代人物的蠟像，經人介紹，他們找到了爾寶瑞。

“我當時根本不會做蠟像！可我還是一口答應了下來。”那時候，爾寶瑞認為蠟像藝術和雕塑沒什麼區別，只是將製作原料換成了蠟。於是，在對西方蠟像製作工藝一無所知的情况下，爾寶瑞埋首在工作室，將雕塑的創作流程凝固到蠟像上：做泥稿、翻模、澆蠟、上色、刻畫毛孔和皺紋、安毛髮

不曾想，他自己研究出的這套做法，成了超越歐洲同行的法寶。“歐洲人原來根本不給蠟像做毛孔，皮膚都是光亮的，只能遠看。”爾寶瑞獨創的蠟像工藝技術，使蠟像在表現皮膚的質感、人物的生命感上超越了英國蠟像維持了200年的標準。爾寶瑞也因此被西方藝術界譽為“中國可以為之驕傲的藝術家”。

可爾寶瑞卻說，做的蠟像多了，他才發現，蠟像的秘密在蠟外。“蠟像有自己的語言，真正好的蠟像作品，一方面靠的是技術，技術後面還要有藝術，藝術後面還有激情，激情後面還有思想。”

塑造偉人蠟像

在爾寶瑞工作室的牆上，掛滿了毛澤東、周恩來、魯迅等人的照片，仔細辨認才能看出，照片拍的都是蠟像。操作臺上，擺放的還有克林頓等人的蠟像胚子。偉人蠟像是爾寶瑞最重要的作品，尤其是他塑造的毛澤東像和鄧小平像，成為中國蠟像中的經典。

在創作毛澤東蠟像時，他將所有能找到的資料全部堆在自己面前，看著看著，腦海中似乎出現了一幅在任何照片上都無法尋覓的、活生生的畫面：坐在山頂的毛澤東，在陽光照耀下微眯著雙眼，緊鎖的眉頭下，深邃的目光看得很遠，穿越了天邊變幻的風雲，也穿越了歷史。他思索著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表情中充滿豪氣。“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接下來的創作一氣呵成。

蠟像做出來，爾寶瑞將身邊的好友邀請到家中，希望能聽聽他們的意見，馮驥才便是當時的受邀客人之一。一進門，他便被牆上那幅蠟像照片吸引了過去，徑直走到跟前，興奮地說：“這才是一個能扭轉乾坤的毛澤東！”

1997年2月初，爾寶瑞應中國偉人蠟像館



的委託，為鄧小平等一系列偉人塑蠟像。十天後，鄧小平去世的噩耗傳到爾寶瑞的耳朵裡。“我突然意識到，應該加快創作步伐，用自己的雙手，將他的音容笑貌留存下來。”但人們對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太熟了，這次的創作被他視為自己雕塑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戰”。

40天夜以繼日的工作之後，小平同志終於“復活”了：沒有任何複雜的動作，只是簡單地站在那裡，他的表情平和而自信，對中國的前景充滿了信心。

爾寶瑞說，這尊蠟像是自己最喜歡的，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似乎能感受到小平同志的呼吸，仿佛他是真實存在的。於是，累了、遇到困難了，他總喜歡走到“小平同志”跟前，輕聲和“他”說上幾句話，“小平同志”淺淺的微笑，總能讓他重新獲得力量。

“哪怕坐著輪椅，也要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這是小平同志的心願。為慶祝香港回歸10周年，2007年6月28日，在“恭迎小平蠟像蒞港暨紅旗檢閱車展出”的大型展覽會上，當“小平同志”現身維多利亞港時，全場人都瘋狂了。小平同志的家人，也特意表達了對爾寶瑞的感謝：“太像了，神韻特別好，內心世界刻畫得好，是所有鄧小平偉人像創作當中最最好的。”

被爾寶瑞的作品感動的，不僅僅是鄧小平的家人。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從魯迅到齊白石，爾寶瑞將這群偉人定格在了他們最輝煌的時刻：一些跟著主席征戰了幾十年的老將軍們，將裝滿水果的籃子放在毛主席蠟像跟前，一直哭，就是不肯走；周總理的侄子和侄女站在伯伯的蠟像前低語“我們來看你了”；王光美同志凝望著梅花叢中的丈夫，眼中噙滿了淚水

……

爾寶瑞的蠟像已蜚聲海內外。在他眼裡，做蠟像比看起來要難得多。“因為蠟像表現的是人”，而他的作品，正包含了一個藝術家對人的內心以及精神的探索，也真切地表現出了只有歷經五千年文明積澱的中國藝術家特有的情韻。

個人簡介

爾寶瑞 - 中國偉人蠟像館首席蠟像師，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為國際藝術大師，是在全世界做蠟像的大師裡面唯一獲得此稱號的人。



爾寶瑞

吳起，薄情寡義換功業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興是亡，從來都離不開縱橫沙場的將士，他們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也是一個群體。從這期開始，“新說歷史”欄目將推出“戰將系列”。他們或戰功顯赫卻命運多舛，或經歷坎坷卻個性張揚，但他們的傳奇，從不曾淹沒於浩瀚的史海中。

吳起（約西元前440年——前381年），戰國初期卓越的軍事統帥，一生經歷“大戰七十二，全勝六十四，其餘均解”；傑出的軍事理論家，著有《吳起兵法》，與《孫子》合稱“孫吳兵法”；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才華堪與商鞅媲美。但是，這些豐功偉績卻是吳起用薄情和寡義換來的。來信發下毒誓來信吳起是衛國人，家境富裕。少年吳起人生最大的目標就是“出名要趁早”。於是他決定雲遊四海，去尋找機遇。來信不過“海外留學”的費用畢竟高昂，年輕的吳起大手大腳慣了，運氣又不太好，散財求官幾年下來，不僅沒有找到供他一展身手的合適工作，還連累得父母傾家蕩產，鄉親們紛紛嘲笑他是個敗家子。吳起一怒之下殺了30多人，為了保命，他不得不晝夜逃亡到魯國。臨行前，吳起從胳膊上咬下一塊肉來，對母親發誓說：“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到了魯國之後，吳起投到著名思想家、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參門下念書。過了一段時間，吳起的母親去世了，吳起想想自己臨走前發得毒誓，堅決不回家奔喪。曾子是個大孝子，覺得一個人如此不孝，簡直連禽獸都不如，立馬就和吳起絕交並將他趕走了。

吳起在外面轉悠了幾年，不知從哪裡學到了出神入化的兵法。關於吳起的師父，有人說是鬼穀子，有人說是石申，《史記》中乾脆就沒提，成了一個謎。學成之後吳起跑去侍奉魯國國君。剛好齊國進攻魯國，魯君想拜吳起為將。可是吳起的妻子恰恰是齊國人，魯君遲疑不決。吳起眼看做將相的第一步即將邁出去，怎麼也不能讓家庭拖了後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殺了妻子，表示自己清白。魯君遂拜吳起為將。果然，吳起小試牛刀，大破齊軍。

這是吳起生平第一次領兵作戰，他仿佛看到美好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但吳起顯然高興得太早了。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雖然那個時候人事檔案制度還不是很健全，不過紙終歸是包不住火的。不曉得是哪個知道底細的人把吳起母死不奔喪的行徑捅給了魯君。魯君一聽，原來你吳起不光殺妻，連母親的葬禮都不參加，對功名利祿這麼熱衷，保不定哪天因為更大的榮華富貴也會背叛我啊。魯君不敢再用吳起，罷了他的將軍官銜。

為卒吮膿

在魯國待不下去了，吳起就去投奔魏國的國君魏文侯，成了魏文侯的得力幹將。

吳起是個聰明人，知道吃一塹，長一智。在魯國的遭遇讓他深刻地認識到，要想成功，光有才是不夠的，還要有“德”。而在他看來，這個所謂的“德”就是不能落人話柄。於是他修心養性，扎扎实實地當起了演員。

每次行軍打仗，他總是向最底層的士兵看齊，和他們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伙食，睡覺不鋪席子，行軍不騎馬坐車，還親自背口糧。有一次，一個士卒生了惡瘡，吳起就親自為他吮膿。士卒的母親聽到這件事痛哭流涕，有人問她：“你的兒子不過是一員小小的卒子，將軍卻親自替他吮膿，多看得起他啊，你還哭什麼？是不是太感動？”這位母親說：“我感動什麼呀？想當年孩子他爹也生了惡瘡，吳起將軍就替他吮膿，結果他爹為報恩，玩命地拼殺，死在了戰場上。如今吳起將軍又給我兒子吮膿，我是哭我的兒也活不了長了！”

因為吳起善於用兵，又深得人心，魏文侯派他守衛西河前線，防禦秦國和韓國。魏文侯死後，其子魏武侯繼位，有一次視察西河前線，吳起陪同。魏武侯躊躇滿志地感歎：“美哉乎山河之險！壯哉乎山河之固！”吳起卻說：“昔日三苗氏地理位置何等險要，左擁洞庭湖，右抱彭蠡澤，因為不修德義，不是被禹給滅了嗎？夏桀的國都更險要，左有黃河、濟水環繞，右有泰山、華山拱衛，南有伊闕天險，北有羊腸陝關，因為不用仁義之道治國，不是被成湯給流放了嗎？殷紂王的國土同樣如此，因為不施仁德，不還是被周武王給砍了頭嗎？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如果國君您也像他們一樣不以德治國，這般險要的人統統都會變成您的死對頭！”一番話說得魏武侯連聲稱讚。

覬覦相位

西元前385年，魏國拜相。很多人都看好吳起，可是沒想到結果卻是貴戚重臣田文。吳起很不服氣，組織了一次聽證會，和田文論理。

吳起問：“率領三軍，使士卒奮不顧身，敵國不敢輕舉妄動，這方面你和我誰行？”

田文答：“我不如您。”

吳起再問：“治理百官，使百姓歸附順從，充實國庫，這方面你和我誰行？”

田文再答：“我不如您。”

吳起又問：“守衛西河前線，使秦國不敢東侵，韓國和趙國乖乖歸順，這方面你和我誰行？”

田文又答：“我不如您。”

吳起一聽急了：“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我可是三項全能選手啊，怎麼你反倒爬到我頭上來了？”

田文道：“國君還年輕，國家還沒有穩定下來，大臣還沒有全心全意地親附，百姓還沒有全心全意地信任，在這種情勢下，是把朝政大事託付給您呢，還是託付給我？”

吳起沉默良久，他承認田文確實比自己老成穩重，不得不認輸。彼時吳起心裡想得是：“田文你已老邁，等你死了總該輪到我了把？”沒想到田文死後，駙馬公叔坐上了國相的位。

公叔也參加過吳起的聽證會，知道吳起對國相一職覬覦已久，就想加害吳起。公叔的智囊出主意說：“吳起為人有骨氣，但是好沽名釣譽。您可以先對武侯說：‘吳起是賢士，但咱們國家太小，又與強大的秦國接壤，恐怕廟小供不了菩薩，請您把另一位公主下嫁給吳起將軍，試探一下他的真實想法。如果吳起想留在我國，一定會欣然接受公主；如果不想留下，一定會找理由推辭。’然後您再找個藉口請吳起到相府赴宴，席間假裝讓您的公主妻子發怒，罵您的娘，您別回嘴，恭恭敬敬地聽著就行了。吳起那麼有骨氣，看到您在公主面前如此下賤，他還敢答應娶公主嗎？”

公叔一聽，大喜，遂依計而行。果然，吳起乃心高氣傲之輩，看到公主蔑視公叔，公叔卻戰戰兢兢不敢還嘴的樣子，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心說這公主可不敢娶，又怕魏武侯疑心自己，乾脆逃吧。這一逃就逃到了楚國。

功成身敗

楚悼王見吳起來投，如獲至寶，立馬拜吳起為國相。吳起終於揚眉吐氣了，他大刀闊斧地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首先，吳起嚴明法令，裁汰冗官，停止王室遠親的特權供應，把省下的款項全部列為軍費開支，增強軍隊的戰鬥力。隨後，他南平百越，北吞陳蔡二國，擊退了韓、趙、魏三國的進攻，西伐強秦。由此，楚國一躍成為縱橫江淮的大國。

吳起認為楚國的主要問題在於“世卿世祿



魏河西太守吳起

”制。“世卿世祿”制說白了就是世襲制，其實是各諸侯國面臨的共同難題，後來秦國“商鞅變法”的重點也是模仿吳起，按照軍功的大小排定貴族的等級。可想而知，吳起和商鞅的這種改革必然會招致既得利益集團的怨恨。

吳起的改革大見成效，楚國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但是，吳起的改革觸犯了楚國宗室和富豪的利益，他們對吳起恨之入骨。楚悼王剛死，屍體還沒有下葬，宗室大臣就趁機作亂，圍攻吳起。吳起自知無法倖免，於是伏在楚悼王的屍體上，作亂的大臣們萬箭齊發，把吳起射成一隻刺猬，不可避免地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屍體。楚悼王下葬之後，太子繼位，開始秋後算帳。因為殘害國君的屍體是死罪，那些射中楚悼王屍體的宗室大臣盡數被誅殺，總數達到70多家。

《史記》評價吳起是“猜忍人也”，就是猜忌殘忍的人。在吳起眼中，不奔母喪、殺妻和替士卒吮膿沒有什麼區別，種種行為都統一於出將入相的終極目標。無情和有情，在他身上並非自相矛盾的兩種情感，因為吳起根本就沒有情感，一切都服務於這一終極目標。為了終極理想不擇手段，只重結果不重過程，這絕不是君子的行徑。吳起雖然建立了卓越的功業，但他算不上是個君子，更不是偉人。